


1974

汕頭文史

第五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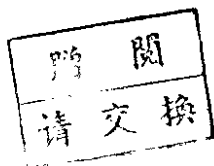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汕头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7

yt70/17

汕 头 文 史

第 五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汕头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八年五月

目 录

我国感光化学工业的开拓者

林希之传略……………林宗棠 (1)

潮汕地区侨资民族工业的先驱

高绳芝及其家族……………卢继定 (30)

革命母亲李梨英……………姚祥智 (43)

我所知道的杨短手……………陈铁口述
林俊聪整理 (58)

林亦素事略……………林正林 (80)

爱国华侨林玉兴事略……………王保英 (92)

张似旭报业生涯二三事……………陈汉初 (96)

记黄际遇先生……………钟 集 (103)

庵埠林文峰案经过纪实……………吴 滔 (109)

日军攻陷惠阳、广州前后见闻……………卓积基 (118)

在丘念台领导下在敌占区做情报

和策反工作的片断回忆……………邓 慧 (123)

汕樟公路见闻录……………芮治燻 (129)

祥发轮海难纪实……………王玉麟 (139)

记1948年汕头的《光明日报》副刊
……………吴颖 (143)

我编汕头《建国日报》副刊始末
……………陈健 (150)

质疑、补充、订正

关于陈卓凡在十二集团军有关史实的补充、订正
……………陈史坚 (155)

《温丹铭著作及编校辑佚书目简介》补遗……………温原 (158)

我国感光化学工业的开拓者

林希之传略

林宗棠

在离汕头市3.5公里的大路村，矗立着一座具有相当规模的现代化感光化学工厂——广东汕头感光化学厂。它占地20多万平方米，有3000多名职工，分设相纸、铜地纸、软片、有机合成、包装材料、机械等10多个车间，生产各种照相用纸、特殊用纸、胶卷、胶片、X光片、新闻传真片、印刷制版片、可剥离胶片、卫星云图接收纸等感光材料，产品广泛应用于工业、农业、国防、科研、医疗、天文、地质、新闻、电子、高能物理和人民生活等各个领域，并远销到亚、非、拉、欧等26个国家和地区；近年来它每年上缴税利2000万元左右，从建厂以来为国家积累的资金已达3亿多元，相当于国家投资的10倍。这个厂的前身就是中国的第一家感光材料厂——公元摄影化学厂。50年代中，它在技术和规模上一直居于全国同行业的领先地位，成为我国感光材料工业的摇篮。可惜经过十年浩劫，这个厂元气大伤，到四人帮垮台后才得以慢慢复苏，重整旗鼓。如今，它依然是我国规模较

大、产量较多、品种较全、声誉较高的一个感光材料工厂。

现在，谁提起这个厂，即会肃然起敬地怀念着我国感光化学工业的开拓者——林希之。

从1949年到1969年，凡20年，他一步一个脚印、一滴心血地向科学高峰攀登，中国的第一张氯素相纸、第一张黑白照相胶片、第一张印刷制版胶片……在他的亲自研制和指导下相继诞生，在中国尚是一片空白的感光材料领域正迅速地得到填补，与先进国家的差距正在渐渐拉近，无如光耀的顶点已经在望，这颗中华实业史上熠熠有光的巨星猝然陨落了！

笔者与林希之有“三同”（即同家、同学、同事）关系，对这位比自己还小一岁的叔叔的生平及其思想感情颇为了解，敢以忠实之笔和崇敬之心写这篇传记，奉献给吾叔在天之灵，以及海内外众多心仪他的志行的亲故。

一、孤单寂寞的童年

林希之（原名应熙）1921年出生于汕头市一个六世同堂的大家庭，上有庶曾祖母，下有侄孙。这个家打从他祖父起就代理英商太古公司的船务，办起了太古南记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了财，成为执此间商界牛耳的殷户。家里连婢仆人口上百，每两天吃掉一大麻袋大米。平日花费繁浩，婚丧喜庆尤得讲排场。大人们信神佛，讲究积阴德，乐善好施，特制跌打丸免费赠送伤者。

希之的父亲叔龄庶出，比大伯峻龄的长子植之还小两岁。他是第一继室许氏所生，在家中排行十二。生母在他7岁时病故，父亲续娶沈氏姐妹。在嫡庶有别的封建家庭里，幼年失恃的希之

同当权房的宠儿比起来，地位自然很低下，平辈甚至下辈的儿童，见他个子瘦小，面孔尖削，衣着粗陋，玩嬉时往往排斥了他；又因他乳娘姓巫，他在家别号为马，而给他起了个“巫马子”的怪称，以示轻蔑。他听而不闻，从不和人家吵架。那么年轻而有此涵养，同他父亲的宽厚性格可说是一脉相承的。加上家教森严，长幼有序，这个个性僻静的孩子，竟连放风筝、斗蟋蟀之类的玩意都不沾边，只是循规蹈矩地过日子。

希之没上过正规小学，虚龄7岁遵古礼穿红皮履拜孔子后受业于塾师。前此，他的活动范围限于这座各房聚居的古宅（外人称为“南记厝内”）；如今，他开始踱出大门到对面的“绍仁书室”内的家塾去了。我刚巧同他比肩而坐。许老师一味要求我们背诵艰深的古文。一回我背不出，駁着希之叔。谁知他还没提示，老师那条戒尺便向他劈了过来，他却不喊冤，默默地替人受罪。又一回，一位专教ABC的曾老师，见希之做游戏时动作不及别的学童灵活，公然把他骂为“笨蛋”。后来换了一位留学过日本的杜老师，他比前任开明而随和得多，真正起了启蒙作用。可是那两年希之也未崭露头角，不外遵师囑习字、做对和背诵唐诗而已。暇时，他倒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表现：喜欢从父亲的书橱里抽出一些好书来浏览，初步表露出对于知识的追求。

二、品学兼优的学生

1934年秋，希之才跟其他少年一道踏出老家，上汕头市私立英华补习学校念书去。家长为了栽培南记行的接班人，殷殷期望我们掌握英文和商业常识。希之却无一科偏废，成绩均优。论身份他也是少爷，但半点公子哥儿的气习也没有，天天脚登力士胶鞋

走读，一文零用钱不花，只管潜心向学。一位数学教师十分赞赏他演算的捷才，曾在校务处公开说，“我教过二三十年书，没一个学生象林希之那么又聪明又勤奋；他真个‘举一反三’，将来不出人头地才怪呀！”

芦沟桥的炮声震破了他宁谧的学生生活，不久他随家避乱香江，投考亦枉一所贵族学校——圣士提反书院，插进了三年级（相当于高一）。此地风光旖旎，环境清幽，师资和设备都是第一流的。富家子弟多半为镀金而来，拿到文凭就算，课余总是吃喝玩乐。同家少年当中，唯独希之对香港的畸形繁荣漠然视之。同学们爱吃西餐，看好莱坞影片；他却仿佛鹤立鸡群，保持一贯生活朴素、学习认真的作风，一套“四季呢”校服果然四季常穿，学习成绩则年年在必中名列第一，而且荣获过四年级特设的中文科金牌奖。校徽上“笃信多能”四字，没谁比他更当之无愧。当时有一个姓刘的同乡同学，中文科成绩仅次于希之，为了争夺那块金牌不惜用请吃饭看戏等笼络手段，暗中央求一位高年级高材生捉刀，希图在平时作文一项积累较多的分数。希之知道了，不动声色，只顾学好自己的功课。待学年末成绩揭晓，刘君的文史地总平均分仍然逊希之一筹，徒呼负负。

家里别房一两个妒羨他的小伙子，背后嘲笑他为“丑书呆”，还说校长马丁牧师对他是“马马相护”。但是这些丝毫贬低不了他，在大学预科那年，他被委任为学长，这就是学校对他的好学精神与道德品质的恰切评价了。

1939年冬，我在他的鼓励之下，写着一部攻讦旧礼教的长篇小说《夜明珠》。他称许篇名定得好，象征了在黑暗中追求光明之意。他还时而写些小品文支持我在家里编出的墙报。有一期登出了叔侄三人（我、他和勉之叔）联吟的一首回文诗：

楼西望明月，明月向君笑；
君笑月含情，含情且相照；
相照能几时，几时见人离；
人离月犹在，犹在小楼西。

——这是1940年夏为送我赴沪升学即景而作的，足见这位叔叔脑子里不尽是定理公式，也有一定的文才和离情别意呀！

1941年秋，希之以压倒群伦的优异成绩考进了香港大学这所最高学府。不料才念了一学期，太平洋上狼烟突起，日寇进犯香江，学校停办。每当敌机在半山区寓所上空盘旋时，家中怕死的青少年有的钻进蚊帐，头上顶着枕头，周身用棉被裹住；有的奔下地窖去，几个人蹲在墙脚瑟缩成一团。希之则总飞步上楼，将年迈的祖母搀下来坐定，用自己的身躯掩蔽她。

三、小教师“林驰”

在魅影幢幢的香岛捱过了几月，希之又随家乘船回了原籍汕头。南记行早已停业，各房光靠变卖产业维持生计。他同家里六七个辍学青年不甘附敌，又苦于精神无所寄托，于是经过一番筹备，于1943年春因陋就简地创办起私立岭梅补习学校来。在遍天腥云、满街狼犬的沦陷区里，象征清高的“岭梅”之名，就是我所起而经他赞同的。那时有良心、有气节的家长们都不愿送子女上日伪政府办的学校。私人办的补习学校如鮑光、南光属学店性质，岭梅独不以牟利为目的，后来居上，旗帜鲜明，简章上标榜着“香港大学、圣约翰大学归汕同学主办”（时英美已成日本的交战国，而我们公然以两间英美名牌大学为号召，真可谓“初生之犊不畏虎狼”矣），课程也全仿英国学制，并敢于不设日语一科。为了

避日伪耳目，教师大多不用真名。希之化名“林驰”（马也），即我这侄儿笑赠的。

他态度随和、衣着邋遢地踏上讲台，不凭口才，纯仗一丝不苟而卓有成效的教學，博得了莘莘學子的愛戴。起初有些調皮的学生看他年紀和个子都小，出言揶揄。漸漸地，听过他化学课的学生莫不赞扬他传授知识“入木三分，出神入化”。他却不以此为滿足，为了不断提高教學質量，精心設計了一間理化實驗室，常到旧貨攤覓購适用的儀器來充實它。當時學校經費匱乏，實驗室是經他力爭才建起來的，其后几學期效用顯著，足證他眼光遠大。有些儀器和教具還是他拿出微薄的薪水來添置的。

學校辦了5個學期，聲譽鵲起。中間曾發生過偽省立三中來拉攏合并的事。他們或許通過暗中調查，對我們的師資、學生素質及教學效果感到興趣吧？聲稱合并后教師待遇從優。在有本校學生代表參加的校董會擴大會議上，希之笑着把他們比作“披着羊皮的狼”，警誡大家千万不要上鉤，而且应当向學生負責，不可“為淵驅魚”。這席話受到絕大多數與會者的擁護，連我這個教《孟子》的國文教師也暗暗驚嘆他善于運用譬喻和寓言哪！我們终于婉拒了利誘，堅持獨立自主的辦學方針，直到抗戰勝利。

課余之暇，一些青年教師喜歡用下象棋或叉麻將打发時光，希之從不參加，而同異母兄勉之一起研制專治香港腳的藥水“肤功”及肥皂等日用品，還試制小量顯影藥品供照相館使用。他開始把學到的化學理論付諸實踐，這倒為日后辦廠打下了初基。

這段國難時期便是那么艱辛而有意义地度過去的，對於希之來說，這也是個人意志力和民族自信心的一番有益的鍛煉與考驗。

四、胸怀大志，追求深造

1945年秋，日寇投降，大地重光。从揭西迁回汕头市复校的聿怀中学派专员林希成前来岭梅洽谈合办事宜，几乎是一拍即合。聿怀提出的条件是，一、岭梅把全部设备无偿地赠给聿怀；二、聿怀让已在岭梅缴费的学生免费插入相当各年级。希之感到自己苦心张罗来的仪器有了恰当的归属（他风趣地戏言为“名花有主”），欣然赞成。他对我说，“从前我反对跟省立三中合并，是因为明珠投暗；现在我赞成跟聿怀合并，是因为珠联璧合。”

聿怀陈泽霖校长在内地时，已从来升学的岭梅学生口中获悉，岭梅办学宗旨纯正，育才成效显著，教师台柱为林驰、宗棠等人，遂指名敦聘这两位到聿中继续执教。林希成同林希之一见如故，开个玩笑道，“我叫希成，你名希之，又同宗，不是巧合么？我希望聘成了你，但愿你也希之，彼此做起同事来！”希之尽管对教学还是兴趣盎然，但一心想深造，也就婉谢了聿怀特使的一片美意。

这时候，同家的青年大都是期待着南记行的复业，重又当起少爷。希之却迫不及待地在10月下旬乘平底铁轮“禛祥”号离汕往穗，打算转上海投考圣约翰大学。做梦也没想到该轮因滥载超重，机件又破旧，出妈屿口西行两三个钟头，锅炉就坏了，无法修理。翌晨，船家雇了两只机帆船拖带，将部分乘客移上机帆船。哪知有个有枪阶级的乘客——国民党潮汕专员陈克华，竟率10多名士兵先占一船。这当口，又饥渴又晕浪的希之，同其他20左右个青年大学生一样，临危不惧，让老弱妇孺上了另一条船。

谁料过午之后，风浪又逐渐增大；到了下半夜，狂风大作，船身被海浪撞破，海水涌入，全船沉没，300多人一齐给卷入大

海。同行的亲戚林伟之、林传驹、郭川抱均罹难，而不习水性的希之和一个侄子传驹（后成化学总工程师）似有神助，让巨浪冲到转头来救的机帆船边，幸存下来。那年他24岁，到1969年去世，恰好延长寿命24年。

船抵香港后，潮州同乡会即派人前来慰问，安排膳宿，赠送衣物，并给大学生们买次日往广州的船票。这种同乡情谊，使劫后余生的希之大受感动。

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专攻化学的三个年头间，他把十里洋场视同另一世界，除吃饭睡觉外，他整条灵魂儿沉浸于课堂、实验室和图书馆里。校园内的苏州河畔是块幽静去处，他为了逃避交游，有时在那儿的茂树下花了一整个星期天。（我1948年冬在沪任职时，三度访他竟两度扑空呢！）

1946年以后战乱频仍，他为缩短求学时间起见，留下来念暑期班，争取多得些学分。看看只差半年方帽便可以戴上了，时局却急剧地变化，上海人心惶惶，外籍教授纷纷回国，约大办不下去，在无可奈何之中，他于1948年末束装归汕了。

回溯1946年南记行复业时，希之的二伯父兆龄因年老不能继续掌权，嫡系的大堂兄植之也已亡故，他父亲刚从新加坡回来便接任总经理，独揽大权。本来希之可以在船务行挂名领薪，优哉游哉。可是，他既无意于征名逐利，又耻当寄生虫，于是一秉初衷，继续读着开始于约大学习后期的美国ICS（国际函授学校）化学工程专业，直至结业。然而，他始终把此生未能毕业于大学认作一大憾事。他并非爱名，只是叹壮志不酬而已。

五、新中国第一张印相纸的诞生

希之虽多年就读于洋学堂，但绝无崇洋思想。相反地，他对

于火柴、蜡烛之类的日用小商品还要冠以“洋”字，极其反感；对于旧中国科技的落后状况，尤为痛心。他在中学时代就已立下宏愿，走科学救国的道路，改变连一根铁钉也得靠进口的可悲局面。

在第二次辍学的1949年初，他虽说无虞衣食，在南记行内依旧被称为“十二少爷”，可是有一段时间他在歧路口徘徊，心情相当苦闷。他在政治上一向是个超然派。上一年在上海，他虽也摸触到时代脉搏，预见国民党政府末日将临；但时局对于他，一直没有直接影响。他心灵深处的悲哀只有一个，那就是年将而立，学既不成，业又未立。

一天，在南记行三楼客厅的长沙发上，希之叔同我聊天，忽问，“传驹，《史记》上说项羽读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结果学什么呢？”

“学万人敌。”我回答。

他怅然说，“这我可就没办法了，我这副衣架般的骨骼，风一吹就会倒的。”

“也别太小觑你自己。我国古代有个晏子，法兰西出过个拿破仑，不都是五短身材么？”

趁此他提出个问题来商量。近日有个圣士提反的老同学怂恿他出国去重进香港大学，然后往英国留学，争取获得硕士以至博士学位。

“这当然是一片美梦景。”我给这位叔叔泼冷水，“不过，我知道，你是一匹不吃回头草的好马——重进港大，恐怕得从一年级重新学起吧？”

他呵呵地笑起来了：“再去在课堂里坐几个年头，且休说给家庭平添不少负担，我的络腮胡子全都长出来了！”

这段短短的对话，意味倒不浅。那以后，他好象下定决心，一面坚持修完函授课程，一面制订科研计划，静候时机开辟出路。

在他所长的化学领域内，科研项目浩如烟海，何者最适宜呢？时间精力不憚花，但须得是有光明展望的。经过深思熟虑，他终于选定了民族工业的一个空白点——感光化学为主攻目标。他回忆起一位外籍教师信口奚落中国的话，“你们恐怕只有月亮不用从西洋进口吧？”心上气愤难消，默付：“说不定有朝一日我们会造出一个太阳来！”

他遂于1949年5月在至平路南记行二楼开辟一间极其简陋的实验室，同哥哥勉之斟酌后取名“公元”（ERA），含开创新纪元之义。他曾兴高采烈地拉我去参观，问我此名命得好不好。我说：“Splendid（好极了）！”肚子里却在叫：这算什么实验室啊？不但远不及圣士提反那间，简直比岭梅实验室还差得多哇！——室内光线幽暗，设备都就地取材，怪不得有些旁人讥诮他“异想天开”、“痴人说梦”。可他只付诸一笑说，“十五夜来看灯吧。”的确，燕雀安知鸿鹄之志？那时他尽管只有一个忠实助手蔡璧人供他使唤，但他从瓦特、爱迪生和居里等外国科学家的事迹获得勇气，坚信外国人能做到的事，咱中国人也做得到。同时，为了不负父兄师友的期望，他单枪匹马地奋战在实验室里。

解放前汕头人惯于早婚，希之的前辈都在16岁就成了家，他哥哥就已生了两三个子女了。这一年他远远超过了婚龄，即使长期漠不关心春花秋月，甚且有独身主义的倾向，也不得不顺从家长之命举行踢花轿、参天拜地、合巹交杯的旧式婚礼。这头亲事是一位堂姐热心撮合的，可算门当户对。岳父乃出身澄海望族、

大名鼎鼎的开明电灯公司总经理高伯昂，单凭一次相亲就欣然应允将爱女婉卿配与希之，可谓独具慧眼了。

这位大家闺秀文化不高，但名副其实地婉顺，婚后几年生男育女，自有一番天伦乐趣。她又只管持家，使丈夫无后顾之忧；于是乎，希之得以一心扑在事业上。

他父亲善于交际和经商，早年虽指望希之继承自己的事业，如今见他那么专心致志、如醉如痴地跟试管、烧瓶、化学物品打交道，免不了为之感动，转而赞助他的科研计划。这么一来，希之这匹骏马就毫无羁绊，更加奋蹄奔进了。

说到他一心一意钻研照相纸，却是有其历史渊源的。30年代间，照相机还算珍品。有一次，他从慈善事业的抽奖中幸运地得到一架名牌机，父亲特地给他买了个皮套。此后他便成了摄影爱好者。赤柱校园的风光，太平山头的景色，一一让他收入镜头，作为黄金时代的存念。在岭梅任教期间，鉴于日本照相纸质量低劣，售价却高昂，同时相纸冲洗用的药物价格也跟着腾涨，他就在旧宅后头一间小屋内设个小工场，找一两个助手小量生产冲显剂沙罗非等药物。——小试牛刀，敢情是终成大器的朕兆吧？

事隔数年，而今他试制的是感光乳剂，手头只有一般的课本资料，和读ICS过程中积存的供实验用的些少药物；但耐心摸索，仍制出了一些东西。可惜经过试拍和冲显，相纸上不是一片空白，就是一团漆黑。那种反复失败带来的精神打击，其痛苦是局外人所无法想象的。他当时对人说，“天下事没有比挫折和失败更难堪的了，每一回起码折寿一年！”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相纸上逐渐呈现模糊的影像，这已使他兴奋不已，信心陡增了。稍后，他托香港亲戚觅购一本《贝克氏乳剂技术》到了手。此书篇幅不多，光讲些制造感光乳剂的基

本概念。但希之如获稀世奇珍，从头到尾咀嚼得稀巴烂，并且融会贯通。自此，初步掌握了乳剂的制造技术，涂出来的相纸开始显出面目可辨的影像来。

就这样迎来了汕头的解放。市场上洋货日渐稀少，国产感光材料展现一片大有可为的前景。希之抓紧时机钻研，夜以继日。不幸由于奋不顾身，操劳过度，有一天他咯出了一口带血的痰，经诊断为肺结核病变。医囑亟须休息治疗。此际希之面临一个紧急的抉择：暂且放下工作疗养呢，还是边治病边适当地工作？他毅然决然选择了后者。因为他以为，此病非一朝一夕可愈，而研究工作一中断，就不知何日才能继续，很可能半途而废，尽弃前功；尤其是对他来说，工作中自有无穷乐趣，而工作的点滴收获更是精神上的妙药，抛却未完成的工作唯有招来苦恼，反而不利于治病哩。他的明智抉择，虽受到疼爱他的祖母的反对，却赢得了他父亲和了解他的一些亲友的同情与支持。

不过，精神的支柱到底解决不了物质的困难问题，比方资料、设备，尤其是资金的匮乏。偏偏在1951年夏，南记行受到了退租退押运动的猛烈冲击，几乎濒于倾家荡产的地步。待运动过后，希之曾央我替他去探询一两个有钱的亲戚，愿意不愿意以认股的名义帮助一点资金。我虽乐于奔走，但结果是，有的口惠而实不至，有的则顾左右而言他。——显然，那班急功近利的商人，是不足与语实业家的远大眼光的。

希之自己也曾征得父亲的同意，写一封不亢不卑的信给南洋一位老舅父，试用这样的话使他一发仁心：“请您莫把我当作一个晚辈亲戚来给予一笔贷款吧，把我看做一个有用人才来培植好了。”没想那位一毛不拔的财主竟训斥他为“不识时务的书呆子”。

庸人的奚落反倒激发了志士固有的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希之越发埋头苦干。没有高级照相精胶，他就用食用鱼胶代替。没有设备仪器，就自己动手做：瓷杯便是乳剂桶，酒精灯便是加热器；将凳子翻过来安上饼干盒做成的冷却轮和几根木棍子便成了涂布机；油渣桶里放上石灰算作干燥箱。此外还制出了测定标准用的感光计、密度计，等等。这样经过了长达两年的探索，积累了成百上千数据，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终于来了一个重大的突破：1951年10月的一个深夜，在“公元实验室”内，腾起了一阵自豪的欢呼声。希之的万滴心血和汗水毕竟催生了新中国第一张氯素纸（印相纸），开辟了国产感光材料的新纪元！

假如当时的新闻媒介迅速予以传播的话，必然会引起一定程度的轰动。无奈解放初全社会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民主改革，这样一项科研成果还不可能一下子曝出光来。

六、白手起家，创办“公元”

无论如何，这个初步成果多少提高了希之的声望，并开始引起了一些社会人士的注意。正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两个摄影爱好者经人介绍同希之结识了。一个是进出口商郭明声，一个是名门之子唐成文。他们虽未曾学过化学，但懂得一些实用机械知识，并擅长摄影及印放、冲显等技术，又有一定的财力。他们十分欣赏希之的坚韧不拔精神，对其研究成就尤感兴趣，愿意出资出力来参与工作。于是公元实验室扩大了，大家在确定以相纸为专业研究的第一个项目后，选择了世界上先进的美国柯达维洛克司相纸作为学习、借鉴目标，加以全面剖析，从而由化学性能到照相性能订下了自己的严格技术指标。实验研究工作遂转入